

读书周刊

书话

书评

书事

博物馆是城市的“月光宝盒”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许多博物馆、美术馆开设了线上云展览、网上直播。现代科技让人们透过屏幕看到了比原作更清晰的图像,却激发出人们走进实体博物馆的更大热忱。这让人思考:博物馆对于人们的意义是什么?对一座城市又意味着什么?

去过全世界 370 多座博物馆、美术馆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履生,在他的新书《博物馆之美》中给出了他的见解。

建筑、细节与光影之美

读书周刊:您探访过全世界 370 多座博物馆、美术馆,还担任过博物馆的管理者。您参观博物馆的视角和普通观众会有哪些不同?

陈履生:博物馆就像一本书,每个人所吸收的内容都不尽相同。大多数普通观众会直奔展厅,一睹知名藏品的风采。藏品、展览固然是参观的重点,但我还会从一些专业的角度,观察那些容易被普通观众忽略的元素。这也是我写《博物馆之美》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从我的视角给读者做一次导览,让大家跟着我的脚步,跟着我的眼睛去发现未曾留意的博物馆之美。

读书周刊:有哪些元素容易被匆匆的步履所忽略?

陈履生:很多观众都容易忽略博物馆的建筑本身和它的内部空间之美。全世界的博物馆建筑千奇百怪,各有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由老建筑改造而成,二是新旧结合的建筑,三是全新的建筑。

由老建筑改造而成的博物馆有很多,比如故宫博物院、卢浮宫、大英博物馆等。在老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必然要对空间做充分且巧妙的利用。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独特的历史记忆会藏在诸如大堂、楼梯等公共空间中,值得去发现、品味。

柏林新美术馆在二战时遭遇了严重的损毁,战争结束后,美术馆在重建时非常尊重历史,包括战争的记忆。当我走进这座美术馆时,发现它内部的装修虽然很新,但窗台上保留了原建筑上的弹孔,还能看到原来的壁画遗迹以及美术馆被毁之前展厅之间的指示路牌。

好的博物馆建筑不仅给人视觉上的美感,还能连接社会公众及其情感,使几代人在不同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

读书周刊:这些记忆往往藏在细节之中。

陈履生:是的,细节决定成败。博物馆无论大小,如果没有精彩的、值得玩味的细节,就会缺乏魅力。博物馆的门窗、灯光、楼梯、扶手,甚至顶棚都承载着独家的信息。我走进一家博物馆后,经常会留意它的楼梯或滚梯设计,它放在什么位置、怎么放,大有讲究。

令我印象很深的是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它连接新旧两馆之间的滚梯利用了光电效果,在光怪陆离中表现出现代气息,同时又展现了一种走向现代的艺术氛围。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之一,但它的内部空间却散发着强烈的现代气息,在新建部分的楼梯设计上运用了玻璃材料,非常有品位,而且楼梯与墙面浑然一体,能消减人们在步行时的疲劳。

读书周刊:还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在参观时慢下来静心感受?

陈履生: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都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建筑的光影关系,这种精心营造的光影关系是欣赏博物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光影有的是人造的,有的是利用自然光,这取决于博物馆中藏品的性质。光影会改变建筑的物理空间,带来独特的视觉感受和美学趣味,甚至还能赋予建筑生命的变化。当这种光影关系叠加到展出的文物或艺术品上的时候,可能会帮助艺术家完成一种新的创作,也会给观众带来惊喜。

小博物馆串联起迷人群落

读书周刊:在您去过的 370 余家博物馆、美术馆中,从建筑的角度而言,有哪几家最打动您?

陈履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博物馆的收藏不是越多越好,建筑也不是越大越好,我比较注重的是博物馆的独特性,也就是它能否带来出乎意料的美。

瑞典的瓦萨沉船博物馆是因为一条沉船而建造的。我以前也去过一些沉船博物馆,但在没去过瓦萨沉船博物馆之前,真的难以想象它的样子。这座博物馆中最重要的展品曾是世界上最大的船,1628 年首航时不幸遭遇飓风,沉没于距港口仅 2 公里处,后来经过科学考古把它打捞上来。这座博物馆有很好的内部空间关系,外形上有点像帆船,里面有很多展厅。

读书周刊:您曾在很多场合提到过日本的美秀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为什么会给您留下独特的印象?

陈履生:每一次走进贝聿铭设计的日本美秀博物馆,我都怀着近乎朝拜的心情。美秀博物馆藏在深山之中,进入博物馆要先经过隧道和桥。桥头和博物馆的大门不是正对着的,有一点偏,隧道也不是笔直的。贝聿铭在设计时深受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影响,并把他家乡苏州园林中的景致以及观赏方式带到了这里。走在桥上看两侧的风景,我想到了陶渊明笔下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随着几道自然流淌的



法国罗丹博物馆展厅。

出版社供图

书摘

那些意想不到的城市博物馆

城市发展史是一部独特的世界文明史。如何看待城市资源,公众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尊重、保护、利用是一种,破旧立新、推倒重来也是一种。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会反映到城市的面貌和品格上,也会反映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上。

巴黎的地窟博物馆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博物馆,论藏品数量之多,可能无与伦比,论藏品品类之单一,可能也是无与伦比。从 83 阶旋转楼梯走到地下,再沿着约两米宽的隧道往前走——这是非常单调的博物馆之旅,没有哪一家博物馆在进门后要走这么远的路,经历如此单一的地下路程。而最终看到的是 1785 年—1860 年间约 600 万人的头盖骨、大腿骨以及其他骨骼。它们被按照时间分区,很规律地码放在过道两侧,有的还码放成图案,有石碑标明年代,表现出对逝者的尊重以及严谨的工作精神。

作为博物馆,这里不分展厅,没有展柜,偶尔在墙上有几块说明牌。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骸骨场在这座城市中长眠于地下,那它不可能与今天发生什么关联。可是,把它作为城市资源来对待,用博物馆的方式来利用资源、开放资源,使今天城市中的公众由此了解历史、认识过往,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也丰富了城市博物馆的品类。这就是城市对于资源的一种利用。

每座城市皆有可以利用的多方面资源,旧的工厂、车站、学校,以及街道、社区等,都是与城市记忆相关的值得珍视的资源。譬如每一个城市都有下水道,其排水系统的规模、水平、能力都表现了城市的规模以及作为。巴黎的下水道是世界城市中首屈一指的,历史悠久,规模巨大。这一最容易被忽视的城市资源由巴黎市政府转化为世界上独特的下水道博物馆。城市资源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能够让公众更好地了解城市的历史,认知城市的运转功能,从而更加热爱城市。“下水道,巴黎的地下风貌”,这不是一般性的广告,它吸引人们深入巴黎的内腹,探索一个难以想象的真正的地下城。这里有始建于 14 世纪末的历史遗迹,有非常专业的城市排水系统的知识,它呼应了巴黎的城市发展历史。尽管这里锈迹斑斑、一切都令人感觉到很陈旧,尽管这里充满了公共澡堂般的气味、污水不息地流动,但这正是维系城市运转的基础。博物馆给予人们的认知正是在知识的基础上反映历史,而下水道博物馆不同于普通博物馆,它的陈列和“展品”是仍然在使用的设备,它们还在城市中发挥着作用,与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现实的联系。

城市资源利用的关键是对于城市资源的认识和对资源的现实意义的把握。巧妙的

利用,不需要花大价钱就能够获得永久的受益。下水道博物馆只是在塞纳河边上以一个不起眼的卖票的小亭子作为它的门脸,卖票人就是检票人。地窟博物馆绵延约 1000 米的隧道里,也只看到一位工作人员。可是,它们的上面每天都是排队等候参观的队伍。这两座博物馆论面积都超常规的小,论投资更是少之又少,不仅省掉了动辄数以亿计的场馆建设费,还省去了高昂的布展费,只需要几块介绍历史和科普知识的展板,以及出入和动线的标志,更省去了大量的看护展厅的人员和维护的费用。由此可见,城市资源的利用并不需要太大的投入,需要的是智慧以及城市中公众对博物馆的热情。

城市资源的利用不是简单的变废为宝,它 also 存在着多种方式,因为城市资源是多样性的,不能一概而论。2012 年底开馆的卢浮宫分馆,是利用原有资源的另一种方式的示范。它建造于 20 世纪 60 年代废弃的煤矿区,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尊重,也是为了历史和现实的契合,更是考虑到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博物馆建筑在地面上仅有一层。虽然在博物馆的区域已经看不到原来煤矿场区的痕迹,可是,博物馆的建筑以及园林的设计都以独特的方式向过去表达了敬意,也让人们看到了离开卢浮宫之后的分馆的身份,这就是远离卢浮宫的感觉,使荒芜之地再生出一个现代化的博物馆。

心灵的慰藉和文化的依赖

读书周刊: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博物馆不得不暂时闭馆。最近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博物馆陆续开馆,观众踊跃预约。互联网技术越来越发达,云观展为什么仍然无法替代实体博物馆?博物馆对人们的吸引力来自哪里?

陈履生:首先是博物馆所收藏的原作的魅力。就拿全世界最著名的画作之一《蒙娜丽莎》来说,在网上看图片肯定比在卢浮宫人头攒动的展厅里看原作清晰很多,但为什么人们还是要到卢浮宫的原作前去驻足?我每次去卢浮宫也要去看一眼这幅画,这就是原作的魅力,这是线上展览无法替代的。

其次是原作与其所处空间的关系,这也是博物馆的本质所在。伦勃朗的杰作《夜巡》中画了许多人物,人物之间也有很复杂的关系,在网上看一看高清图片和介绍,要了解这些内容并不难。但如果有机会,我们去阿姆斯特丹还是要去看原作,因为原作散发出来的气息,原作的尺寸与空间的关系,以及和周边其他展品的关系,是屏幕难以展现的,这就是现场展出的魅力所在。

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博物馆建筑的魅力、光影关系,这也都是网上展览无法呈现的。从早晨到傍晚,博物馆内的光线是不一样的,但线上的呈现在每一个时刻都是一样的。

最关键的一点原因在于,优秀的博物馆能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文化的依赖。

读书周刊:如何理解这种文化的依赖?

陈履生:设想一个孩子来到博物馆,接受艺术的熏陶,感受文化的力量,会留下深刻的记忆,等他长大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再给孩子讲述自己曾经来这里参观的感受,这是非常美妙的。博物馆、美术馆这类的文化空间可以见证一个人的成长和一个社会的发展,当公众的集体意识中有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依赖,那博物馆就能成为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真正的地标。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图像已在云端普及的当下,人们还需要走进博物馆的根本原因。博物馆是几代人的美好记忆所在。

读书周刊:疫情期间,有些博物馆做起了网上直播,吸引了不少流量。您认为在正常开放之后,博物馆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开发互联网的功能?

陈履生:此次疫情期间,各大博物馆的线上展览弥补了闭馆时期的文化空缺,但其质量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有些博物馆的线上展示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做得很成熟,而有些线上展览就是几个关于藏品的网页而已。

我认为网上展览、网上直播在博物馆恢复常态后,依然有其价值,是实体博物馆的重要辅助。它能帮助人们了解艺术品的基础知识,比如一幅美术作品的构图、背景等。了解了这些基础知识,再走进博物馆,能丰富观展的感受。世界上许多顶级博物馆,比如卢浮宫早在 2004 年就把 3.5 万件馆内公开展示的藏品以及 13 万件库藏会画放上网站,但其现场参观量并没有减少,反而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走进博物馆一睹原作的真容。

公众是博物馆重要的考量

读书周刊:您认为,当下全世界博物馆的发展潮流是什么?

陈履生:世界博物馆发展潮流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博物馆把公众视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一座没有公众的博物馆,就只是收藏品的库房。呈现什么样的展览给公众、怎样为公众服务,用什么方式吸引公众走进来,是全世界博物馆的重要考量。

读书周刊: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喜爱博物馆的,除了藏品与展览之外,还有哪些元素?

陈履生: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座电影博物馆,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影博物馆,藏有许多电影资料、电影海报。可是这里每年有 2/3 的观众不是来看展览的,也不是来看电影的,而是去那里喝咖啡、吃饭。这座博物馆面对着城市的运河,有着城市最好的景观,设计也非常独特。

同样,巴黎有一座展现美洲和大洋洲土著艺术的博物馆,它并不主流,但它的餐厅是全巴黎最有人气的,几乎每天都要预订。

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就是在博物馆的发展过程当中,怎样符合观众对博物馆的需求。人们来到博物馆可以学习历史、欣赏艺术、获得知识,但有些人纯粹是为了享受里面的文化氛围,享受在其中喝一杯咖啡或休憩的感觉。

有些博物馆以重量级的藏品吸引公众,比如卢浮宫,绝大多数观众就是为了《蒙娜丽莎》《断臂维纳斯》等艺术珍宝去的。对于那些没有重量级的藏品的博物馆,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服务来进行弥补。全世界许多新建的博物馆都很强调服务功能、休闲功能,以及纪念品的开发。有些博物馆还在想方设法让观众看到工作人员是如何修复文物的。

读书周刊:您卸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一职后,在常州开了一家油灯博物馆。为什么要收藏油灯?在这家自己的博物馆中,您的博物馆理想实现了吗?

陈履生:油灯凝聚着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核心内容的载体:流传千年的诗、文、书、画都是油灯下的产物。在全世界各国的文化中,油灯文化非常具有独特性。这座博物馆从整体的规划,到馆内的每一个小标签,都是我自己做的,我是收藏部主任,也是展览部主任,研究部主任、策展部主任等等。我的理想有很大一部分都在这里实现。我目前正在扬中筹备另 3 家博物馆:汉文化博物馆、竹器博物馆和陈履生美术馆,希望这 3 家博物馆能填补中国博物馆的某些空白,带给公众更好的体验。



《博物馆之美》
陈履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